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* **第\_\_\_\_22\_\_\_\_回**
* **大意撰寫人：\_\_楊家慧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最初的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最末的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 | 阿朱來到門外，見蕭峰已站在遠處等候，兩人對望一眼，一言不發的向來路而行。  一鉤新月，斜照信陽古道。兩人並肩而行，直走出十余裡，蕭峰才長籲一聲，道：「阿朱，你騙得馬夫人說出帶頭大哥是大理的段正淳，可真多謝你啦。」 | 阿朱眉毛一軒，輕聲道：「大哥，聚賢莊是不同的。」蕭峰問：「怎麼不同？」阿朱道：「你忘了嗎？去聚賢莊，是送阿朱去治傷啊，就算龍潭虎穴，那也去了。大哥，那時你心裡有沒有已經有點兒喜歡阿朱呢？」蕭峰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已經有點兒了吧？」阿朱側頭道：「我要你說不是有點兒，是已經很多很多！」蕭峰微笑道：「好，已經很多！」阿朱道：「他們不知，我大哥第一愛喝酒，第二愛打架。」蕭峰搖頭道：「錯了，你大哥第一愛阿朱，第二才愛喝酒，第三愛打架！」阿朱笑道：「好，多謝你啦。」 | 阿朱還擔憂帶頭大哥一事，並且覺得馬夫人的神情很奇怪。喬峰安撫她說，他不會讓她孤零零一個人，讓她安心。 |
|  | 兩人到得信陽城客店之中，天已微明，蕭峰立即要了十斤酒，在大堂中開懷暢飲，心中不住盤算如何報仇，想到大理段氏，自然而然記起了那個新結交的金蘭兄弟段譽，不由得心中一凜，呆呆地端著酒碗不飲，臉上神色漸變。 | 阿朱雖不知蕭峰心中所想的詳情，也料到他總是為報仇之事發愁，便道：「大哥，報仇大事，不爭一朝一夕。咱們謀定而後動，就算敵眾我寡，不能力勝，難道不能智取麼？」蕭峰心頭一喜，想起阿朱機警狡猾，實是個大大的臂助。當即倒滿一碗酒，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報此大仇，已不用管江湖上的什麼規矩道義，多惡毒的手段也使得上。對了，不能力勝，咱們就跟他智取。」 | 喬峰思考復仇的事情，並想起了段譽。  雖然蕭峰和阿朱都跟段譽認識已久 ，但卻不知道段譽其實是段正淳之子。  喬峰有機警狡猾的阿朱在身邊幫忙謀劃復仇的計劃，覺得阿朱幫了他大大的忙，非常開心。 |
|  | 阿朱又道：「大哥，除了你親生父母的大仇，還有你養父養母喬家老先生、老太太的血仇，你師父玄苦大師的血仇。」蕭峰伸手在桌上一拍，沉聲道：「是啊，仇怨重重，豈止一端？」 | 阿朱「啊喲」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都是梵文，這就糟糕了。我本想這本書是要燒給老爺的，我做丫鬟的不該先看，因此經書到手之後，一直沒敢翻來瞧瞧。唉，無怪那些和尚給人盜去了武功秘笈，卻也並不如何在意，原來是本誰也看不懂的天書……」說著唉聲歎氣，極是沮喪。  蕭峰勸道：「得失之際，那也不用太過介意。」將《易筋經》重行包好，交給阿朱。  阿朱道：「放在你身邊妥當些，不會給人搶了去。」 | 阿朱告訴蕭峰，大理段氏最厲害的功夫，不是一陽指，而是六脈神劍。而少林派真正的絕學是《易筋經》。  阿朱推想，要對付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，似乎可從少林《易筋經》著手，並拿出她偷出來的經書，交給蕭峰。  蕭峰非常感激又歡喜，打開經書發現都是梵文，但仍然感激地收下了。 |
|  | 蕭峰一笑，將小包收入懷中。他又斟了一大碗酒，正待再喝，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：「非也，非也！咱們倘若當真打不過，那就不如不打，何必多出一次醜？」阿朱一聽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知道是「非也，非也」包不同包三哥到了。 | 阿朱笑道：「酒不大夠吧！」姚伯當二話不說，再買了四葫蘆好酒，和諸保昆分別負在背上，跟在包不同、蕭峰、阿朱三人之後。  五人來到城牆邊，見一株大樹四周空蕩蕩的並無閒人，過去坐在樹下。阿朱接過一個葫蘆，拔去木塞，先遞給蕭峰，蕭峰仰頭喝了一大口，說道：「好酒！」姚伯當贊道：「這位蕭爺好酒量！」 | 蕭峰和阿朱在店裡遇到了包不同，阿朱介紹了蕭峰給包不同認識，並說這是她認定要跟的男人。  他們歡喜相聚，又擔心店裡人多耳雜，於是決定帶著酒到城外暢聊。 |
|  | 包不同道：「我本來是到河南府去接應公子爺的，卻在信陽城遇上了姚寨主和諸兄弟，他二位不打不成相識，結成了好朋友，那倒也挺好。」轉頭對姚諸二人道：「姚寨主，諸兄弟，你們兩位去那邊樹下喝酒去，我要跟蕭大爺商量些要緊事。」姚諸二人應了聲：「是！」站起身來，提了一個酒葫蘆，走得遠遠的，直到再也聽不到包不同說話之處，這才坐下。 | 包不同道：「阿朱妹子，多謝你啦！你三哥去把性命送了，報答公子爺也就是了，你不必去。」阿朱道：「勝負乃兵家常事，對方勢大，咱們暫且退讓一步，有何不可？」蕭峰忍不住插口道：「咱們明天一起去瞧瞧，叫他們不可欺人太甚！」包不同忙道：「蕭兄弟，對方惡毒之極，有如蛇蠍，咱們便讓一步罷。」說罷起身告辭，與姚諸二人逕自離去。 | 包不同把秦家寨的姚寨主和青城派的諸大爺支開，然後告訴喬峰關於星宿老怪丁春秋的事情。  此外，青城派掌門司馬林被星宿派抓走了，秦家寨也被硬奪走了二萬兩銀子，丁春秋的徒子徒孫們約了他們到桐柏山下，他們要青城派抬一萬兩銀子去贖司馬林，再要秦家寨歸附星宿派。  蕭峰忍不住說，他隔天也要一起去。 |
|  | 蕭峰和阿朱回到客店，收拾了行李，下午便即乘馬趕往桐柏。第二日一早，來到桐柏東北的山下，見四下無人，便在一株大松樹下等候。阿朱道：「大哥，你大仇未報，不值得去碰這種毒蛇般的妖人，須當明哲保身。」蕭峰道：「我要帶你去塞外，從此不回中原，還欠了慕容公子一個情，今日如能小小作個報答，我二人此後在大草原上打獵牧羊，無虧無欠，那就自在得很了。 | 一個矮矮胖胖的弟子忽地搶出，問道：「二師哥，今日咱們出師不利，這就識時務者為俊傑麼？」獅鼻人道：「好！今日運氣不好，便讓一步，把司馬林放了！」那矮胖子手執鋼刀，過去割斷綁縛司馬林的繩索。司馬林怒不可遏，揮掌向他擊去，矮胖子回掌拍格，啪的聲響，雙掌相交。司馬林奔回本陣，只覺掌上疼痛之極，舉掌看時，但見掌心一片漆黑，卻是中了他的掌毒。 | 蕭峰希望藉著這個機會，報答慕容家的人情。  各方人馬抵達後，青城派人眾和星宿派人眾開始大打出手。星宿派的人放火準備燒死司馬林，但在蕭峰的協助下，把星宿派的人打得落花流水，並救出司馬林。 |
|  | 蕭峰喝道：「你還要害人！」揮掌從火堆中揚起一塊火頭，向矮胖子飛去。矮胖子避開了，躬身道：「這位大爺尊姓大名？今日我們星宿派暫且認輸，日後我師父星宿老仙再來向閣下領教！」蕭峰森然道：「那倒不必了。今日有什麼事還沒了斷？」矮胖子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打了幾個手勢，幾名星宿弟子從大車中抬下好幾鞘銀兩，恭恭敬敬地放在蕭峰面前。 | 那矮胖子道：「這位大爺，這裡二萬兩銀子，是我們從秦家寨取來的，如今完璧歸趙。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大爺武功了得，佩服，佩服，不過恐怕還不及我們師父。這就再見了。」拱了拱手，扶起二師哥，另一名星宿派弟子扶起五師哥，拖拖拉拉，爬上大車，慢慢地去了。  秦家寨和青城派眾人歡聲大作，紛紛向蕭峰道謝。蕭峰不說自己姓名，隨口敷衍，心想總算幫了慕容公子一個忙，以後帶了阿朱北上，不再回來，也就心安理得。 | 星宿派向蕭峰認輸，並從大車中抬下好幾鞘銀兩，恭恭敬敬地放在蕭峰面前。  秦家寨和青城派眾人歡聲大作，紛紛向蕭峰道謝。蕭峰心想總算幫了慕容公子一個忙，以後帶著阿朱到塞外放牧 ，也不會覺得欠慕容家人情了。 |
|  | 阿朱拉開包不同，輕聲問道：「王姑娘和阿碧妹子在哪裡？」包不同道：「她們早回蘇州了。我這個妹夫便是丐幫的喬峰嗎？」阿朱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三哥，慕容家待我和阿碧很好，從小把我們養大，就當自己女兒一樣，待你們也好，就像是自己兄弟。 | 阿朱道：「三哥，還請你對阿碧妹子說一聲，要她好好保重，也找個真正對她好的男人。」包不同哈哈一笑，手一揮，轉身揚長而去。姚伯當、諸保昆等率領部眾自去。 | 包不同認出這是前丐幫幫主喬峰，並稱讚他是武功高強的人，很放心阿朱跟他一輩子。 |
|  | 當下蕭峰和阿朱徑回桐柏城。到了中午，兩人在一處酒樓喝酒吃飯，忽聽得門外腳步聲響，有人大聲吼叫。蕭峰微感詫異，搶到門外，只見大街上一個大漢渾身是血，手執兩柄板斧，直上直下地狂舞亂劈。這大漢滿腮虯髯，神態威猛，但目光散亂，行若癲狂。蕭峰見他手中一對大斧系以純鋼打就，甚是沉重，使動時開闔攻守頗有法度，門戶精嚴，儼然是名家風範。 | 那大漢猛地站起，大聲道：「不，不！大惡人厲害得緊，快，快去稟告主公，請他急速避開。我來抵擋大惡人，你去報訊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搶過了板斧。 | 蕭峰和阿朱回到城裡，看到一位大漢受重傷，但仍揮舞手中的斧頭。  蕭峰知道這位大漢是江湖人士，救了他一命。大漢神智不太清楚，一直嚷嚷要為主公報訊。 |
|  | 蕭峰伸手按住他肩頭，說道：「老兄，大惡人還沒到，你主公是誰？他在哪裡？」  那大漢大叫：「大惡人，來來來，老子跟你拼鬥三百回合，你休得傷了我家主公！」  蕭峰向阿朱對望了一眼，無計可施。阿朱忽然大聲道：「啊喲不好，咱們得快去向主公報訊。主公到了哪裡？他上哪裡去啦，別讓大惡人找到才好。」 | 過了小橋，一忽兒向西，一忽兒向北，一忽兒又向西，總之順著那條小路走，就錯不了。這麼走了二十一裡半，就看到鏡子也似的一大片湖水，那便是小鏡湖了。從這裡去，大略說說是四十裡，其實是三十八裡半，四十裡是不到的。」 | 大漢說主公在小鏡湖方竹林，要趕快去禀報主公，不能被 大惡人找到主公才好。  在一旁的店小二聽到小鏡湖方竹林，仔細地告訴喬峰和阿朱關於小鏡湖方竹林的路向，希望可以得到小費的賞賜。 |
|  | 蕭峰耐著性子聽他說完。阿朱道：「你這位大哥說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一裡路一文酒錢，本來想給你四十文，這一給便給錯了數啦，說不給呢，卻又得要給。一八得八，二八一十六，三八二十四，四八三十二，五八得四十，四十裡路除去一裡半，該當是三十八文半。」 | 蕭峰道：「老兄還是歇歇。」付了酒錢，和阿朱快步出門，便依那酒保所說，沿大路向西，走得七八裡地，果見大道旁四株一排，一共四四一十六株大柳樹。阿朱笑道：「那酒保雖然囉嗦，卻也有囉嗦的好處，這就決計不會走錯，是不是？咦，那是什麼？」 | 頑皮的阿朱賞賜店小二小費時，故意戲弄店小二一番。  蕭峰覺得這大漢說的話反覆不定，懷疑他有詐。  蕭峰和阿朱出發到小鏡湖方竹林，路況果然跟店小二說的一模一樣。 |
|  | 她伸手指著一株柳樹，樹下一個農夫倚樹而坐，一雙腳浸在樹旁水溝裡的泥水之中。本來這是鄉間尋常不過的景色，但那農夫半邊臉頰上都是鮮血，肩頭抗著一根亮光閃閃的熟銅棍，看來份量著實不輕。 | 那姓傅的漢子道：「兩位大恩，傅某不敢言謝，只盼兩位儘快去小鏡湖，給敝上報一個訊。」蕭峰問道：「尊上人姓甚名誰，相貌如何？」  那人道：「閣下到得小鏡湖畔，便可見到湖西有一叢竹林，竹竿都是方形，竹林中有幾間竹屋，閣下請到屋外高叫數聲：‘天下第一大惡人來了，快快躲避！’那就行了，最好請不必進屋。敝上之名，日後傅某自當奉告。」 | 蕭峰和阿朱在路上，看到樹下有一個農夫受了重傷。蕭峰向他問路，原來農夫也是大漢的朋友，因擋不住大惡人也受了重傷。他請蕭峰趕快前往小鏡湖送訊，說‘天下第一大惡人來了，快快躲避！’就好。 |
|  | 蕭峰心道：「什麼天下第一大惡人？難道是號稱‘四大惡人’中的段延慶嗎？聽這漢子的言語，顯然不願多說，那也不必多問了。」但這麼一來，卻登時消除了戒備之意，心想：「倘若對頭有意誆我前去，自然每一句話都會編得入情入理，決計不會令我起疑。這人吞吞吐吐，不肯實說，那就絕非存有歹意。」便道：「好吧，謹遵閣下吩咐。」那大漢掙扎著爬起，跪下道謝。 | 阿朱道：「咱們不用改裝了麼？」蕭峰道：「我好生喜歡這粗豪大漢。既有心跟他結交，便不能以假面目相對。」阿朱道：「好吧，我也回復了女裝。」走到小溪之旁，匆匆洗去臉上化裝，脫下帽子，露出一頭青絲，寬大的外袍一除下，裡面穿的本來便是女子衣衫。 | 蕭峰猜測大漢和農夫口中的‘四大惡人’就是 江湖上 ‘四大惡人’中的段延慶。  蕭峰覺得與農夫一見如故，以原本面目與他告辭。阿朱配合蕭峰，也換下易容裝扮，以本來面目繼續上路。 |
|  | 兩人一口氣便走出九裡半路，遠遠望見高高聳起的一座青石橋。走近橋邊，只見橋面伏著一個書生。這人在橋上鋪了一張大白紙，便以橋上的青石作硯，磨了一大灘墨汁。那書生手中提筆，正在白紙上寫字。蕭峰和阿朱都覺奇怪：哪有人拿了紙墨筆硯，到荒野的橋上來寫字的？ | 那書生道：「在下也要往小鏡湖去，正好和兩位同行。」蕭峰道：「如此最好不過。」左手搭在阿朱腰間，提一口氣，帶著她飄出，當真是滑行無聲，輕塵不起。那書生髮足急奔，卻和蕭峰二人越離越遠。蕭峰見他武功平平，也不在意，依舊提氣飄行，雖帶著阿朱，仍比那書生迅捷得多，不到一頓飯時分，便已將他拋得無影無蹤。 | 蕭峰和阿朱來到青石橋附近，看到一位書生用白紙鋪橋、磨硯畫畫。蕭峰猜到這書生是大惡人派的人，知道他以白紙鋪橋，引人注目，一來是拖延時刻，二來是虛者實之，故意引人走上青石板橋。  阿朱也看出這書生有意阻延他們的路程。蕭峰帶著阿朱，用輕功飄行，甩開武功平平的書生。 |
|  | 自過小木橋後，道路甚是狹窄，有時長草及腰，甚難辨認，若不是那酒保說得明白，這路也還真的難找。又行了小半個時辰，望到一片明湖，蕭峰放慢腳步，走到湖前，但見碧水似玉，波平如鏡，不愧那「小鏡湖」三字。 | 那漁人回頭看去，不見有人，知道上當，急忙轉過頭來，已遲了一步，只見他的釣竿已飛出十數丈外，嗤的一聲響，插入湖心，登時無影無蹤。那漁人大怒，喝道：「哪裡來的野丫頭？」伸手便往她肩頭抓落。 | 蕭峰和阿朱來到了小鏡湖。  一位漁人在湖畔垂釣，一人射出一顆石頭，打斷魚絲。蕭峰驚覺這人手勁古怪，邪氣逼人。  射出石頭的是一名紫衣少女，行事狠毒。少女與漁人起了爭執，漁人想要抓住紫衣少女，教訓她一番。 |
|  | 那少女笑道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躲向蕭峰背後。那漁人閃身來捉，身法矯捷。蕭峰一瞥眼間，見那少女手中多了件物事，似是一塊透明的布匹，若有若無，不知是什麼東西。那漁人向她撲去，不知怎的，突然間腳下一滑，撲地倒了，跟著身子便變成了一團。 | 阿朱「啊」的一聲驚叫，見她發射暗器的手法極歹毒，中年人和她相距又近，看來非射中不可。蕭峰卻只微微一笑，他見這中年人一伸手便將那少女制得服服帖帖，顯然內力深厚，武功高強，這些小小暗器自也傷不到他。果然那中年人袍袖輕拂，一股內勁發出，將一叢綠色細針都激得斜在一旁，紛紛插入湖邊泥裡。 | 少女藉故躲到蕭峰後面，然後用一張細漁網纏住了漁人。  一名中年人來到湖畔，制服了紫衣少女，並請她解開漁網。  少女趁機用細針偷襲中年人，但被輕易躲開了。 |
|  | 他一見細針顏色，便知針上所喂毒藥甚是厲害，見血封喉，立時取人性命，自己和她初次見面，無怨無仇，怎地下此毒手？他心下惱怒，要教訓教訓這女娃娃，右袖跟著揮出，袖力中挾著掌力，呼的一聲響，將那少女身子帶起，撲通一聲，掉入了湖中。他隨即足尖一點，躍入柳樹下的一條小舟，扳槳劃了幾劃，便已到那少女落水之處，只待她冒將上來，便抓了她頭髮提起。 | 可是那少女落水時叫了聲「啊喲！」落入湖中之後，就此影蹤不見。本來一個人溺水之後，定會冒將起來，再又沉下，如此數次，這才不再浮起。但那少女便如一塊大石一般，就此一沉不起。等了片刻，始終不見她浮上水面。 | 中年人發現細針上都是劇毒，惱怒之下決定教訓紫衣少女。他將少女丟入湖中，但少女掉下去之後，卻不再浮上水面。 |
|  | 那中年人越等越焦急，他原無傷她之意，只是見她小小年紀，行事如此惡毒，這才要懲戒她一番，倘若淹死了她，卻於心不忍。那漁人水性極佳，原可入湖相救，偏生給漁網纏住了沒法動彈。蕭峰和阿朱都不識水性，也難下水救人。只聽得那中年人大聲叫道：「阿星，阿星，快出來！」 | 那中年人劃近美婦，伸手去接那紫衫少女，見她雙目緊閉，似已氣絕，不禁臉有關注之色。那美婦喝道：「別碰她身子！你這人太也好色，靠不住得很。」那中年人佯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！我一生一世，從來沒好色過。」 | 中年人發現紫衣少女沒有浮上水面，非常緊張，連忙呼喚屋裡的少婦出來救人。  中年人和少婦兩人一直在互相鬥嘴，蕭峰和阿朱都覺得這兩人的互動很奇妙，但兩人的模樣不像是夫妻。  少婦的水性很強，一下子就把紫衣少女救出水面。 |
|  | 那美婦嗤的一聲笑，托著那少女躍入船中，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你從來不好色，就只喜歡無鹽嫫母醜八怪，啊喲……」她一摸那少女心口，竟然心跳已止。呼吸早已停閉，那不用說了，但肚腹並不鼓起，顯是沒喝多少水。 | 那中年人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兩人傷勢如何？這兩人現在何處？蕭兄，這兩人是兄弟知交好友，相煩指點，我……我……即刻要去相救。」那漁人道：「請你帶我同去！」蕭峰見他二人重義，心下敬佩，道：「這兩人的傷勢雖重，尚無性命之憂，便在那邊鎮上……」那中年人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更不打話，提著那漁人，發足往蕭峰的來路奔去。 | 少婦發現紫衣少女已經斷氣，趕緊抱著少女回到屋子中，希望救回少女一命。  中年人與蕭峰互相問候，蕭峰開門見山說，是受兩位朋友所託，前來報訊。  中年人得知兩位朋友雖然受傷，但性命無恙，非常感激蕭峰的相助。 |
|  | 便在此時，只聽得竹林中傳出那美婦的聲音叫道：「快來，快來，你來瞧……瞧這是什麼？」聽她語音，直是惶急異常。  那中年人停住了腳步，正猶豫間，忽見來路上一人如飛趕來，叫道：「主公，有人來生事麼？」正是在青石橋上顛倒繪畫的那個書生。蕭峰心道：「我還道他是阻擋我前來報訊，卻原來跟那使板斧的、使銅棍的是一路。他們所說的‘主公’，便是這中年人了。」 | 那中年人快步搶近。阿朱和蕭峰也挨近去看，但見那紫衫少女橫臥地下，僵直不動，已然死了。那中年人拉高少女衣袖，察看她肩頭，他一看之後，立即將袖子拉下。蕭峰站在他背後，瞧不見那少女肩頭有什麼記號，只見到那中年人背心不住抖動，顯是心神激蕩之極。 | 少婦急忙地大聲呼喚中年人過去。她在紫衣少女身上發現了一塊金鎖片，和她左肩上的記號。少婦和中年人看起來非常激動。  喬峰以為金鎖片是女子的常見飾物，他之前曾見阿朱也有一塊差不多的金鎖片。 |
|  | 那美婦扭住那中年人衣衫，哭道：「是你自己的女兒，你竟親手害死了她，你不撫養女兒，還害死了她……你……你這狠心的爹爹……」  蕭峰大奇：「怎麼？這少女竟是他們的女兒。啊，是了，想必那少女生下不久，便寄養在別處，這金鎖片和左肩上的什麼記號，都是她父母留下的記認。」突見阿朱淚流滿面，身子一晃，斜斜倒了下去。 |  | 蕭峰驚覺這紫衣少女原來就是他們的女兒，而金鎖片和左肩上的記號，就是她父母留下的記認。阿朱在一旁，已經淚流滿面。  蕭峰用內力握住少女的脈搏，發現少女其實是故意裝死。他點那少女腰間的「京門穴」，少女忍不住身體麻癢，跳了起來。大家發現少女其實沒死，又驚又喜。 |
|  | 不料蕭峰反手一掌，打得那少女直摔了出去。他跟著一伸手，抓住了她左腕，冷笑道：「小小年紀，這等歹毒！」那美婦叫道：「你怎麼打我孩兒？」若不是瞧在他「救活」了女兒的份上，立時便要動手。 | 此言一出，眾人都大吃一驚。「星宿老怪」丁春秋是武林中人人聞之皺眉的邪派高手，此人無惡不作，殺人如麻，「化功大法」專門消人內力，更為天下學武之人的大忌。偏生他武功極高，誰也奈何他不得，總算他極少來到中原，才沒釀成什麼大禍。 | 少女一手伸向蕭峰的肩膀，但被蕭峰一掌擋下。蕭峰向眾人展示少女手腕中的毒針，但少女卻故意放聲大哭，說蕭峰欺負她。  蕭峰說出少女的師父就是星宿老怪，也知道紫衣少女有很多歹毒暗器。眾人大驚，因為「星宿老怪」丁春秋是武林中人人聞之皺眉的邪派高手。 |
|  | 那中年人臉上神色又憐惜，又擔心，溫言問道：「阿紫，你怎地會去拜了星宿老人為師？」那少女瞪著圓圓的大眼，骨溜溜地向那中年人打量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又知道我名字？」那中年人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咱們适才的話，難道你沒聽見嗎？」那少女搖搖頭，微笑道：「我一裝死，心停氣絕，耳目閉塞，什麼也瞧不見、聽不見了。」 | 蕭峰聽到這裡，心中一凜：「又是臣子、又是皇上的，什麼早回大理？難道這些人竟是大理段家的麼？」心中怦怦亂跳，尋思：「莫非天網恢恢，段正淳這賊子，今日正好撞在我手裡？」 | 中年人和少婦看到紫衣少女安然無恙，非常歡喜。  蕭峰發現阿朱臉色不太好，脈象也非常快速，於是關心阿朱的情況是否安好。  蕭峰發現大家都對中年人的態度很恭敬，不禁猜想中年人的來頭。最後他猜測這個中年人應該就是段正淳。 |
|  | 蕭峰聽得這些人口口聲聲說什麼「姓段的」，疑心更盛，突然之間，一隻小手伸過來握住了他手。蕭峰斜眼向身旁的阿朱瞧了一眼，只見她臉色蒼白，又覺她手心中一片冰涼，都是冷汗，低聲問道：「你身子怎樣？」阿朱顫聲道：「我很害怕！」蕭峰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在大哥身邊也害怕麼？」嘴巴向那中年人一努，輕輕在她耳邊說道：「這人似乎是大理段家的。」阿朱不置可否，嘴唇微微抖動。 |  | 蕭峰發現阿朱臉色非常蒼白，身體也正在冒冷汗。  那個中年人果然就是大理國皇太弟段正淳，是個風流人物，他和木婉清之母秦紅棉、鐘萬仇之妻甘寶寶、阿紫的母親阮星竹這些女子，當年各有一段情史。段正淳的元配夫人刀白鳳無法忍受他的風流，憤而出家，做了道姑。 |
|  | 段正淳原本奉皇兄之命，前赴陸涼州身戒寺，查察少林寺玄悲大師遭人害死的情形，不久即得悉愛子為番僧鳩摩智擒去，不知下落，心中甚是焦急，派人稟明皇兄，便帶同三公華赫艮、范驊、巴天石，以及四大護衛來到中原，盼救出段譽，再訪查玄悲大師被害的真相。 | 朱丹臣誤認蕭峰為敵，在青石橋阻攔不果。褚萬里複為阿紫的柔絲網所擒。司徒華赫艮、司馬范驊、司空巴天石三人救護古、傅二人後，趕到段正淳身旁護駕，共禦強敵。 | 段正淳原本奉皇兄之命，前赴陸涼州身戒寺，查察少林寺玄悲大師遭人害死的情形，後來得知段譽被番僧鳩摩智抓走，準備救出段譽。段譽後來已回大理，於是段正淳趁機來探望住在小鏡湖畔的阮星竹，與舊情人敘舊。 |
|  | 朱丹臣一直在設法給褚萬里解開纏在身上的漁網，偏生這網線刀割不斷，手解不開，忙得滿頭大汗，無法可施。段正淳向阿紫道：「快放開褚叔叔，大敵當前，不可再頑皮了。」阿紫笑道：「爹爹，你獎賞我什麼？」段正淳皺眉道：「你不聽話，我叫你媽打你手心。你冒犯褚叔叔，還不快快賠罪？」阿紫道：「你把我拋在湖裡，害得我裝了半天死，好生氣悶。你又不向我賠罪？我也叫媽打你手心！」 | 蕭峰聽葉二娘稱那中年人為段正淳，而他直認不諱，果然所料不錯，轉頭低聲向阿朱道：「當真是他！」阿朱顫聲道「你要……從旁夾攻，乘人之危嗎？」蕭峰心情激動，又憤怒，又歡喜，冷冷地道：「父母之仇，恩師之仇，義父、義母之仇，我含冤受屈之仇，哼，如此血海深仇，哼，難道還講究仁義道德、江湖規矩不成？」他這幾句說得甚輕，卻滿腔怨毒，斬釘截鐵，沒絲毫猶豫。 | 蕭峰幫忙給褚萬里解開身上的漁網，也沒收阿紫的這件柔絲網，故意不還給她。  湖畔來了四位惡人：雲中鶴、南海鱷神、葉二娘、段延慶。  段正淳等在大理領教過對方的手段，知到葉二娘、岳老三等人還不難對付，但是段延慶卻非同小可，他既精通段家的一陽指等武功，還練就一身邪派功夫。  蕭峰聽到惡人們稱中年人叫段正淳，確信他就是蕭峰要找的人。 |
|  | 範驊見南海鱷神沖來，低聲道：「華大哥，朱賢弟，夾攻這莽夫！急攻猛打，越快了斷越好，先剪除羽翼，大夥兒再合力對付正主。」華赫艮和朱丹臣應聲而出。兩人雖覺以二敵一，有失身份，且華赫艮的武功殊不在南海鱷神之下，也不必要人相助，但聽範驊這麼一說，都覺有理。段延慶實在太過厲害，單打獨鬥，誰也不是他對手，只有眾人一擁而上，或者方能自保。當下華赫艮手執鋼鏟，朱丹臣揮動鐵筆，分從左右向南海鱷神攻去。 | 段正淳既傷褚萬里之死，又覺有女如此，愧對諸人，一挺長劍，飄身而出，指著段延慶道：「你要殺我，儘管來取我性命便是。我段氏以‘仁義’治國，多殺無辜，縱然得國，時候也不久長。」  蕭峰心底暗暗冷笑：「你嘴上倒說得好聽，在這當口，還裝偽君子。」 | 大家開始互相打起來了。  褚萬里為了護主，死在段延慶的鐵棒之下。眾人聽到褚萬里臨死時說「寧死不辱」四字，知他如此不顧性命地和段延慶蠻打，是因受阿紫漁網縛體之辱，早萌死志。  阿紫則在一旁譏嘲言語說褚萬里的武功很差，氣得段正淳打了阿紫一巴掌，但被阮星竹擋下了。 |
|  | 段延慶鐵杖一點，已到了段正淳身前，說道：「你要和我單打獨鬥，不涉旁人，是也不是？」段正淳道：「不錯！你不過想殺我一人，再到大理去弑我皇兄，是否能夠如願，要看你的運氣。我的部屬家人，均與你我之間的事無關。」他知段延慶武功實在太強，自己今日多半要斃命於斯，卻盼他不要再向阮星竹、阿紫，以及范驊諸人為難。 | 這些日子來，他不知已許下了多少願，立下了多少誓，無論如何非報此大仇不可，眼見仇人便在身前，如何容得他死在旁人手裡？便即縱身上前，將段正淳拉開。  段延慶心思機敏，不等蕭峰放下段正淳，右手鐵棒便如狂風暴雨般遞出，一棒又一棒，盡是點向段正淳的要害。他決意除去這個擋在他皇位之前的障礙，至於如何對付蕭峰，那是下一步的事了。 | 段正淳與段延慶過招，他使出段氏‘一陽指’和‘六脈神劍’，但戰況並無處於上風，甚至差點死在段延慶的鐵棒之下。阿紫則在一旁冷言冷語。  蕭峰在千鈞一髮的瞬息之間救了段正淳，他不願讓自己的仇人死在旁人手裡。 |
|  | 蕭峰提著段正淳左一閃，右一躲，在棒影的夾縫中一一避過。段延慶連出二十七棒，始終沒帶到段正淳的一片衣角。他心下駭然，自知不是蕭峰的敵手，一聲怪嘯，陡然間飄開數丈，問道：「閣下是誰？何以前來攪局？」 | 蕭峰見他寫完，一言不發地走上前去，伸出腳來，以皮靴之底在地下擦了幾擦，登時將石板上這六個字擦得乾乾淨淨。一個以鐵棒在石板上寫字已是極難，另一個卻伸足便即擦去字跡，這足底的功夫，比之棒頭內力聚於一點，更是艱難得多。兩人一個寫，一個擦，一片青石板鋪成的湖畔小徑，竟顯得便如沙灘一般。 | 段延慶得知，眼前的這人就是殺死譚青的喬峰，心下又憤怒又疑懼。  段延慶伸出鐵棒，在地上青石板上寫道：「閣下和我何仇？」  蕭峰見他寫完，一言不發地走上前去，伸出腳來，以皮靴之底在地下擦了幾擦，登時將石板上這六個字擦得乾乾淨淨。這一寫一擦，都是使用上乘內功。 |
|  | 段延慶見他擦去這些字跡，知他一來顯示身手，二來意思說和自己無怨無仇，過去無意間釀成的過節，如能放過不究，那便兩下罷手。段延慶自忖不是對手，還是及早抽身，免吃眼前虧為妙，當下右手鐵棒從上而下地直劃下來，跟著又向上一挑，表示「一筆勾銷」之意，隨即鐵棒著地一點，反躍而出，轉身飄然而去。 | 南海鱷神遊到岸邊，濕淋淋地爬起。他竟毫不畏懼，愣頭愣腦地走到蕭峰身前，側了頭向他瞪眼，說道：「你將我摔下湖去，用的是什麼手法？老子這功夫倒不會。」葉二娘遠遠站在七八丈外，叫道：「老三快走，別在這兒出醜啦！」南海鱷神怒道：「我給人家摔入湖中，連人家用什麼手法都不知道，豈不是奇恥大辱？自然要問個明白。」  阿紫一本正經地道：「好吧，我跟你說了。他這功夫叫做‘擲龜功’。」  南海鱷神道：「嗯，原來叫‘擲龜功’，我知道了這功夫的名字，求人教得會了，下苦功練練，以後便不再吃這個虧。」說著快步而去。葉二娘和雲中鶴早走得遠了。 | 段延慶自知不是蕭峰的對手，於是決定還是及早抽身，轉身離開。  南海鱷神滿心不服氣罵蕭峰「雜種」，蕭峰一氣之下，把南海鱷神丟到湖里去。 |